

I222.742

D38

2

李商隐诗译注

〔香港〕邓中龙

中册

岳麓书社

高 松 大中元年（公元八四七年）

高松出众木，伴我向天涯。
客散初晴后，僧来不语时。
有风传雅韵，无雪试幽姿。
上药终相待，他年访伏龟。

【题解】 以“高松”为题，实际上是把高松来寄托自己。从诗中的“伴我向天涯”，以及“无雪试幽姿”等词来看，此诗当是写于宣宗大中元年诗人在桂幕时。

【词释】（一）有风传雅韵二句。雅韵：清雅的音韵。指因风而起的松涛声。幽姿：幽静深远的风姿。桂林无雪，故言无雪试幽姿。试：有考验之意。

（二）上药终相待二句。《博物志·药物》：“神仙传云‘松柏脂入地，千年化为茯苓，茯苓化为琥珀。’”《初学记》卷二十八·松第十三：“嵩高山有大松树，或百岁，或千岁，其精变为青牛，为伏龟。采食其实，得长生。”又《博物志·药论》：“神农经曰：‘上药养命，谓五石之练形，六芝之延年也。中药养性……下药治病。’”二句之意是说：期待高松终能成为养命的上药，到那时候自会有很多人来探访灵药伏龟了。

【语译】

高大的古松呀，
你超越了其他的凡木。
只有你肯陪伴我，

生活在这幽僻的天涯。
在宾客散去后的初晴天，
在孤僧前来相对无语的时刻，
只有你长伴在周围，
仿佛是心意相通的神交。
听风拂松涛，
传来清雅的音韵；
可惜岭南无雪，
难以显示那挺拔傲雪的幽姿。
高松啊！
我期待你
终能成为人间养命的上药；
到那个时候，
你成为灵药伏龟，
定会有更多人前来探访！

【分析】 赞美高松，也仿佛是对自己的赞美；期望高松，也仿佛是对自己的期望。李商隐的每一首咏物诗，大概都不会忘记把自己也写进去，从而使之达到物我交融之境。这其实是写咏物诗的主要原则，但却是最难达到的一种境界。高松何以要“伴我向天涯”，作者已为它作了解释，是“高松出众木”，至于诗中的“我”，是否也“出众人”呢？作者当然没有明说，那其实也是不待明说了。客散之“客”，也许都是俗客，僧来之“僧”，恐怕也不是高僧。五六句说“有风传雅韵，无雪试幽姿”，这就很明显地向读者显示出，让出众木的高松生长在无雪的岭南地带，简直是浪费高松的才华，至于让才华出众的作者来到岭南作一个掌书记那样的小官，是否浪费了李商隐的才华呢？作者自然不便明说，那其实也是不待明说了。末联期望高松能成为人间的养命上药，赢得万千人们的探访。是否也是期望自己的将来能有更大的

发展呢？这自然是任何人都可以解答的问题，作者对此更无须多费笔墨了。

这是一首好诗，好处在“人”“物”合一，“物”“我”无间，明咏高松，实咏高人，刘勰曰：“至于思表纤旨，文外曲致，言所不追，笔固知止。至精而后阐其妙，至变而后阐其妙，至变而后通其数，伊挚不能言鼎，轮扁不能语斤，其微矣乎！”（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）李商隐《高松》一诗，庶几近之。

席上作 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

淡云轻雨拂高唐，玉殿秋来夜正长。
料得也应怜宋玉，一生惟事楚襄王。

【题解】 此诗原题下注：“予为桂州从事故府郑公出家妓令赋高唐诗。”按：郑公即郑亚，称故府，可知原注乃后来所加。这一类的诗，理宜即席吟赋也。

【词释】 淡云轻雨拂高唐二句。高唐：宋玉《高唐赋》，见《过楚宫》词释（二）。淡云轻雨拂高唐，亦含有高唐云雨之意。玉殿：如果单以郑亚的身分来说，他不过是桂管观察使，不宜用“玉殿”，但以此诗乃赋高唐，牵涉到楚襄王，自可适用。

【语译】

淡云轻雨在微拂高唐，
在这金碧辉煌的玉殿，
秋天的夜晚是如此漫长。

相信你也该怜惜宋玉吧！

和你一样，

把一生的精力，奉献给楚襄王。

【分析】 此乃藉咏家妓的机会，向这位府主表白自己的心事，宋玉一生专事襄王，我李商隐一生，又将专事何人呢？不待指出，尽人皆知是暗指郑亚。或必以为，李商隐是幕僚身分，而家妓如何可与幕僚相比？其实，家妓以色相事府主，幕僚则以文才事府主，对府主来说，要求人们对他专一忠贞的心态，是无分彼此的。好一个“料得也应怜宋玉”，直把此中关系说得清清楚楚，也说得无限伤感。

寄成都高苗二从事

红莲幕下紫梨新，命断湘南病渴人。

今日问君能寄否？二江风水接天津。

【题解】 本诗题下原有自注云：“时二公从事商隐座主府。”“府”朱本作“所”。纪昀即据此而得出题解，其言曰：“观诗语，似以代柬索梨；观题下注，知有望授之意也。”（《辑评》）。惟“座主”究指何人，则各家所说有别。程梦星曰：“考义山开成二年登第，座主高锴。锴由吏部侍郎出为鄂岳观察使；题云成都，或锴为鄂岳之后更官西川，史传失书耳。”冯浩则进一步推定：“此必高锴于五年深秋时迁镇西川，纪传皆阙之耳。”张采田则曰：“冯注谓座主为高锴，大误，座主李回也。见文集《补编》。”考《樊南文集补编》卷五有《上座主李相公状》据《新唐书·武宗纪》：“会昌五年，李回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此李相公当为李

回。”又《补编》卷七有《为湖南座主陇西贺马相公（马植）登庸启》（指拜相）湖南座主，即李回。宣宗大中二年由西川授湖南观察使，故称“湖南座主”。本诗题为“寄成都高、苗二从事”，则此诗之作，只能是大中元年八月以后至大中二年二月以前。在此一时期，李回适任西川节度使，驻节成都。但这一时期，亦即商隐在郑亚桂幕时期，而郑亚待李不薄，不可能远道随亚南来，即作别栖他枝之想。且郑亚与李回均与李德裕善。会昌六年，三月武宗逝世，宣宗即位，四月，门下侍郎，同平章政事李德裕立即贬荆南节度使，同年五月，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，是则牛、李二党的升沉之势，已昭然若揭，大中元年二月，郑亚出为桂管观察使，同年八月，李回罢为剑南西川节度使，李回与郑亚的处境相同，都已是自身难保，李商隐身处其中，岂有不知之理。所以，不论从任何角度看去，不应该也不可能在寄高苗二从事的短诗中，带有望援之意。在理论上，本诗仅在索取红梨，至于是否借索梨之便，含有打听西川方面一切动态的用意，那就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。总之，世乱时危，消息隔绝，任何人，都想有一些远道消息，以资对照参考，此亦人之常情，亦不必在这二十八字的小诗中，再作许多无谓的探索。

【词释】（一）红莲幕下紫梨新句。《南史》卷四十九·庾杲之传：“王俭……用杲之为卫将军，长史安陆侯萧勔与俭书曰：‘庾景行泛绿水，依芙蓉，何其丽也。’时人以人俭府为莲花池。”此言高苗二公，在李回座主幕下，有如庾杲之投身在王俭的幕府中。紫梨，左思《蜀都赋》“紫梨津润”。《西京杂记》卷一：“初修上林苑，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……梨十：紫梨、青梨、芳梨……”是则上林苑亦有紫梨。紫梨新：言紫梨新熟。

（二）命断湘南病渴人句。湘南，凡湘水之南均可称为湘南。商隐时在桂管，桂林之北，为湘漓二水之发源地，亦

可称为湘南。病渴，消渴病，即今之糖尿病。商隐患此病，诗中常提及。

（三）二江风水接天津句。二江，即《华阳国志》所称之郫江、检江，或称外江、内江。《水经注》：“江水又东径成都县……有二江，双流县下。故扬子云《蜀都赋》曰‘两江珥其前’者也。”（卷六·江水）天津：《尔雅》卷五·释天：“箕斗之间，汉津也。”郭璞注：“箕，龙尾；斗，南斗、天汉之津梁。”《晋书》卷十一·天文志：“天津九星，横河中，一曰天汉，一曰天江。主四渎津梁，所以度神通四方也。”在本诗中的“天津”，应是借指为天下津梁。言成都有二江，与天下津梁相接，自可四通八达。

【语译】

真羡慕你们
能投身在丽似红莲的幕府之中，
在那里
甜脆津润的紫梨，
该正是当熟登场的新品！
可怜我在湘南，
消渴病几乎取去了我的性命。
送上这首诗来，
只是想请问二公，
能否惠寄一点紫梨？
我知道，
成都离这儿很远，
但流过成都的双江，
它的风和水，
却可以接通天下津梁。

【分析】 本诗并无要求二从事在其座主李回之前冀望援引

之意。一首极平常的请求惠寄紫梨之诗，不必为此深文周纳，拉扯到其他方面去。姚培谦以为“此羨二公之得所依归也”，也是不要的附会。老实说，高、苗二人之从事于成都李幕，与李商隐之从事于桂管郑幕，性质大体相同，无所谓彼优于此。不论从任何角度看去，不宜有望援之意。诗乃寻常应酬诗，亦无可评。

朱槿花二首 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

莲后红何患？梅先白莫夸。
才飞建章火，又落赤城霞。
不卷锦步障，未登油壁车。
日西相对罢，休浣问天涯。

其 二

勇多侵露去，恨有碍灯还。
嗅自微微白，看成杳杳殷。
坐忘疑物外，归去有帘闲。
君问伤春句，千辞不可删。

【题解】程梦星曰：“原集编次第二首为‘西北朝天路’，胡氏（震亨）《戊签》考订，‘西北朝天路’一首乃《晋昌晚归马上赠》诗，而《晋昌晚归》之‘勇多侵露去’一首为《朱槿花》第二首，其误甚明，今从胡本改订。”按：改订是。就“西北朝天路”一诗之内容而言，如果列为《朱槿花》之第二首，可真有点文不对题。因“西北”一诗，没有一个字与朱槿花有关，而经胡氏考订，认为应属《朱槿花》第二首之“勇多侵露去”一诗，其中第三四句之“嗅自微微

白，看成沓沓殷”，这里的“白”与“殷”，与本诗第一首首联之“红”与“白”，二者之间，有很密切的呼应作用，显然是可以成为姐妹篇的。

以“朱槿花”为题，而对花的细致描绘，实在不多。只是借花之不遇，影射到人之不遇。这一层意思，可以说是李商隐诗歌中的主流。由于朱槿花仅盛于岭南，故冯浩以为“在岭南作”，其说可从。则应在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。

【词释】

（一）朱槿花：嵇含《南方草木状》卷中：“朱槿花，茎叶皆如桑，叶光而厚。树高止四五尺，而枝叶婆娑……其花深红色，五出，大如蜀葵，有蕊一条，长于花叶，上缀金屑，日光所烁，疑若焰生，一丛之上，日开数百朵，朝开暮落，插枝即活。”

（二）才飞建章火二句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：“（太初元年）十一月乙酉，柏梁灾（言柏梁台火灾）……勇之（越巫名）乃曰：‘越俗，有火灾，复起屋，必以大，用胜服之。’于是作建章宫。”冯浩注：“顾宁人《日知录》：‘庾子山《枯树赋》云：‘建章三月火。’考《史记》：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，柏梁台灾，春，起建章宫。’是灾者乃柏梁，非建章，而三月火乃秦之阿房，非汉也。子山误矣。’按：此遂承用之。”是则庾子山误于前，而李商隐又承其误于后，这样一来，我们也只能将错就错了。赤城霞：《文选》孙兴公《游天台山赋》：“赤城霞起而建标”。注：“孔灵符《会稽记》曰：‘赤城，山名，色皆赤，状似云霞……建标，立物以为之表识也。’”按：本联之意是说：像建章宫大火一般的红花，刚刚在飞舞；而像赤城霞一般的红花，接着又在飘落。此乃形容朱槿花开落之速。读此联时，应特别注意到“才飞”与“又落”，方能体会到作者的用字之妙。

（三）不卷锦步障二句。《晋书》卷三十三·石崇传：

“石崇与贵戚王恺、羊琇之徒，以奢靡相尚。……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。”油壁车：古辞《苏小小歌》：“我乘油壁车，郎乘青骢马。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”

（四）休浣向天涯句。休浣，即休沐。唐时官吏每十日休假一日。

其 二

（五）勇多侵露去二句。由于朱槿花朝开，故须提早侵露而去；由于入暮即落，故在入夜归去时不胜怅恨。

（六）嗅自微微白二句。木槿花初开时是淡淡的白色，到最后，变为淡红，然后是深紫。二句之意是说：最早嗅到的花，是淡淡的白；但看着看着，却变成了零乱的深紫。

（七）坐忘疑物外二句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颜回曰：‘回坐忘矣。’仲尼蹴然曰：‘何谓坐忘？’颜回曰：‘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（按：大通即大道），此谓坐忘。’”有帘闲：闲，多本作“间”，惟“有帘间”不成句，亦无法索解。本联之意是说：独坐而忘身，仿佛一切皆非我有；抽身归去，也只有帷帘一片闲静。

【语译】

后开的莲花，
即使是红
也没有什么可怕？
先开的梅花，
就算怎样白，
也无须自夸。
朱槿花，
却是先白而后红，
像建章宫大火一般的深红花，
刚刚在飞舞；

接着，
像赤城霞一般的淡红花，
又徐徐飘落。
多灿烂的朱槿花呀！
多美妙的朱槿花！
可惜，
没有人为它卷起锦步障，
也没有人为它载以油壁车。
只有天涯孤客在休沐的日子，
和它两两相对，
直到斜日尽天涯！

其 二

鼓起了赏花的勇气，
我冒着清晨的朝阳出去；
带着莫名的惆怅，
直到入夜方才怅然归来。
初开的朱槿花呀，
是淡淡的白；
一到黄昏日落时，
它已转为零乱的暗紫。
独坐而全忘，
浑疑物我两难分，
抽身归去，
却只有帷帘在独伴闲静！
你问我可有伤春的诗句，
让我轻轻的告诉你：
伤春的诗句多的是：
一千言，
一万语，
都难以删削。

【分析】 这样的诗，说不上是好诗。朱槿花的特性是朝开暮落，最初的颜色是淡白，接着是微红，然后是大红，红得像火，然后转淡红，其后却转为深紫。第一首的首联，“莲后红”，“梅先白”，不过是找两个陪客，并无多大意义。三四句“才飞”、“又落”，说的都是红花，三句指如火之红，四句指如云之赤，这二者之红是有差别的。用“建章火”和“赤城霞”，倒也真亏作者想得到。五六句两句一意，喻此花之不能见赏于人。末联言赏此花的人也不能见遇于时。“人”“花”相对，引为同调，但其实也是老调子。

第二首的前四句，如果用简单的语言来说：我早去晚归，看到朱槿花由白变紫，朝开暮落的过程。五六二句，言坐久两忘，不如归去。末联已无可写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只得硬凑两句。正如纪昀所说：“诗自是不成语。”（《诗说》）三四句：“嗅自微微白，看成沓沓殷。”这样的句子，既不像“诗”，也不像“词”，无以名之，只能说是“四不像”。

“不卷锦步障，未登油壁车”。多么俗套！“君问伤春句，千辞不可删”，何其生硬！这样的诗，不作也罢。如果一定要作，一首也足够了。

奉寄安国大师兼简子蒙

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

忆奉莲花座，兼闻贝叶经。
岩光分蜡屐，涧响入铜瓶。
日下徒推鹤，天涯正对萤。
鱼山羨曹植，眷属有文星。

【题解】 安国大师究竟是谁，在李商隐诗的注释者中，说法不一。宋代通慧大师僧赞宁等于宋太宗端拱元年（九八八），进呈《宋高僧传》共三十卷，由于是书撰于北宋初期，其中所列正传五百三十三人，率多唐代释侣，其中与安国寺有关者，有《唐京师大安国寺子邻传》、《唐京师安国寺元康传》、《唐京师安国寺良贲传》、《唐京师大安国寺端甫传》、《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》、《唐京师大安国寺楞伽院灵著传》、《唐京师安国寺如净传》、《唐京兆安国寺乘如传》、《唐京师安国寺藏用传》、《唐京兆大安国寺利涉传》、《唐上都大安国寺好直传》、《唐京师大安国寺和和传》，以上共计十二人，其中之释子邻、释子康、释良贲、释灵著，释如净、释乘如、释藏用、释利涉、释和和、释好直等十人，因其在世年代与李商隐相距颇远，不予具论。余下仅有释端甫及释僧彻二人。石林以为，安国大师应为紫达法师端甫，据《宋高僧传》卷第六“释端甫……十七正度为比丘，隶安国寺。……演大经于太原，倾都毕现。德宗宣帝闻其名，征之，一见大悦。常出入禁中……赐紫方袍……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……凡十一年……贵臣盛族，皆所依慕，豪侠工贾莫不瞻向。……以开成元年六月一日，西向右胁而灭。”开成元年，为公元八三六年，其时李商隐方二十六岁，且此诗之作，当在其卒之前，则以商隐的年龄和地位，恐怕也未必能有此机会听这位名震一时的大师讲经。

朱注则曰：“按安国大师即前知玄法师也。”且曰：“《高僧传》云：‘知玄与弟子僧录（按：此为官名）、僧彻住上都大安国寺，号安国大师。’”考《宋高僧传》卷第六，于知玄法师传记，仅标题为《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》，传中从未言及知玄曾住安国寺，仅言“帝（按：指宣宗）以旧藩邸造法乾寺，诏玄居寺之玉虚亭”，虽然知玄的言论“大悦帝情”，但一直到僖宗广明二年（八八—）春，方赐号悟达国师，则李商隐已去世二十余年了。

至于知玄的弟子僧彻，据《宋高僧传》卷第六的标题，倒是明标为《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》，亦曾蒙懿宗赐号净光大师，但已是咸通十一年（八七〇）的事，其时商隐亦已去世十多年了。僧彻与李商隐倒是有过一段因缘的。在《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》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：“有李商隐者，一代文宗时无伦辈。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。久慕玄之道学，后以弟子礼事玄。时居永崇星，玄居兴善寺。……迨乎义山卧病，语僧录僧彻曰：‘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，临终寄书偈诀别。’”以李商隐和僧彻之间的交情，则要写诗给他，大可写奉寄彻师，而无须写“安国大师”。同时，从全诗所透露出来的气息可以推测到，这位大师和商隐的交情并不深，纯属应酬之作，则其对象应该不是僧彻。

冯浩提出“安国寺红楼广宣”，认为“其年颇允，义山固及与之相识矣”。又引《东观奏记》称“大中时僧从晦住安国寺，道行高洁兼工诗，以文章应制，多称旨”，认为“此尤与义山同时，而可以工诗相契也”。可惜，在“多称”之后，《东观奏记》接着还有一段记载，也是有关释崇晦的，冯氏却未加分析。该文曰：“从晦积年供奉，望紫方袍之赐，以耀法门。上（宣宗）两召殿上谓之曰：‘朕不惜一对紫袈裟与师，但师头耳稍薄，恐不胜耳。’竟不之赐，晦悒悒而终。”看了这段文字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位释崇晦，看来是相貌不甚堂堂，因而不获紫袈裟之赐，以致悒悒以终。像这样的法师，相信李商隐也不会贸然称之为安国大师，而且还要兼简子蒙的。可以断言，本诗所指的安国大师绝非从晦。但冯氏终于认为：“安国京师大刹，前后僧从颇多，难定其为何人？”冯氏的意见甚是，与其胡乱猜度，不如阙疑。

子蒙，依诗中所述，当为安国大师之眷属。

【词释】（一）忆昔莲花座二句。莲花座之类的词语，佛经甚多，姑举数例。《佛说梵网经》卷上：“见卢舍那佛，坐百

万亿莲华，赫赫光明座上。”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：“见世尊释迦牟尼佛，身紫金色，坐百叶莲华。”又：“此菩萨坐时……坐莲华座，演说妙法，度苦众生。”贝叶经，指佛经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十八：“贝多，出摩伽陀国，长六七丈，经冬不凋。此树有三种……贝多是梵语，汉翻为叶，西域经书，用此三种皮叶，若能保护，亦得五六百年。”

（二）岩光分蜡屐二句。《晋书》卷四十九·阮孚传：“孚性好屐……或有诣阮，正见自蜡屐，因自叹曰：‘未知一生当著几两屐。’”铜瓶即澡瓶，僧人云游，每以瓶储水备用也。此二语隐含有佛光普照之意。

（三）日下徒推鹤二句。《晋书·陆云传》：“云与荀隐素不相识，尝会（张）华座，华曰：‘今日相遇，可勿为常谈。’云因抗手曰：‘云间陆士龙。’隐曰：‘日下荀鸣鹤。’鸣鹤，隐字也。”《晋书·车胤传》：“车胤……家贫，不常得油，夏月则以练囊盛数十萤火，以照书，以夜继日焉。”上句言“日下”，乃借用为指京师，其意若曰：当年在京师的时候，蒙你对我多所推许。下句言：想不到，如今我远在天涯，独对流萤，又是何等孤寂。本联是首先想到了日下荀鸣鹤这个故事，然后推敲而成为“日下徒推鹤”这个句子。句子也不是很好，但作者仍觉无法割爱，只好搜尽枯肠用“天涯正对萤”来作对，但这个句子实在很生硬，不足为法。

（四）鱼山羨曹植二句。南朝宋·刘敬叔《异苑》卷五：“陈思王曹植……尝登鱼山，临东阿，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，清通深亮，远谷流响，肃然有灵气，不觉敛衿祇敬，便有终焉之志，即效而则之。今之梵唱，皆植依拟所造。”眷属：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：方便品第二：“尔时……城中有长者，名维摩诘……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；虽处居家，不著三界；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；现有眷属，常乐远离。”《妙法莲华经·化城喻品第七》：“诸比丘，我今语汝……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，有无量百亿万亿菩萨声闻以为眷

属。”按：佛经中常有眷属一词。文星：《晋书》卷十一·天文志：“文昌七星，在北斗魁前，天之六府也。”按：此处用“文星”一词，则题中之所谓子蒙其人，应善诗文，且为安国大师之俗家眷属。末联之意是说：在你的眷属之中，又有像子蒙这样能诗善文的文星，就像陈思王植之登鱼山，诵经声混和着远谷流水响，一一化作动人的梵唱，那是多么令人羡慕啊！

【语译】

我清楚记得，
谒见您在大师的莲花座下，
同时，也何幸有这段因缘，
亲自听到您讲道传经。
您的高风，像高山上的阳光，
每能分一点余光照亮我的蜡屐；
您的声闻像远谷流水，
偶然也会轻注入我的铜瓶。
在京师的时候，
蒙您对我多所推许，
回想起来，
似乎枉费了您的精神；
如今，
我远适天涯，
陪伴我的只是无声的流萤。
每一想及，
在大师的俗家眷属中，
还有像子蒙那样工诗善文的文星，
就像陈思王曹植之登鱼山，
诵经声混和着流水响，
一一化作和谐的梵唱，

那又是多么赏心悦耳而又动人。

【分析】 要了解或分析这首诗，首先必须清楚地揣摩第二联的用意。一般释者释第二联，多就字面誉其蜡屐度岩，铜瓶汲涧，为极状其清静与悠闲。如此分析，应有乖作者原意，且亦费解。从首联所说，实不可能突转到蜡屐度岩与铜瓶汲涧；且亦无法从第二联转到第三联，更无可能在末联提到曹植游鱼山眷属有文星那样的句子。一般释者之所以对第二联作如此解释，基本原因乃在不须翻译原诗，不必理会到其中的起承转合，是否能顺畅地衔接。就本诗而言，首联并非赞美，只是叙事，第三联转到作者自身，末联则转到子蒙，像这样的布局，其势遂逼着作者，要把赞美大师的任务落在第二联。对方既是安国大师，自然道行高深，一般的赞美，无法镇压纸面，更令第三联和末联的诗意，完全失去立足点。在承上启下两方面，第二联所起的作用，可以说是关键性的。难得作者在此，能奋起其想像，运用非常形象化的句子，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。用“岩光”、“涧响”，推崇大师的光辉与声闻，然后分别“分”和“入”，巧妙地由大师而及于作者自身。“蜡屐”乃作者的“蜡屐”，“铜瓶”乃作者的“铜瓶”，在这里，不宜把“蜡屐”与“铜瓶”，属于安国大师。须知任何大师，莲座讲经，都是想普度众生，假如在“兼闻贝叶经”之后，不提到他的影响，而突然推开到蜡屐度岩，或铜瓶汲涧的事情上去，那就不仅显得软弱无力，而且，也使后四句的意义完全落空。再说，在唐代，能够成为安国大师，早已跳过了蜡屐度岩，铜瓶汲涧的阶段，安国大师的日常工作是“开如来之秘藏，示群有之迷津”（《宋高僧传》卷第五·唐京师安国寺良贲传），是“以名僧之选，恒入肃宗内殿应奉……御前口占，叙述皇道”（《宋高僧传》卷第三·唐京师大安国寺子邻传），是“内外兼学，辞笔特高。唱予和汝，同气相求。……恢张佛理，旁慑黄